

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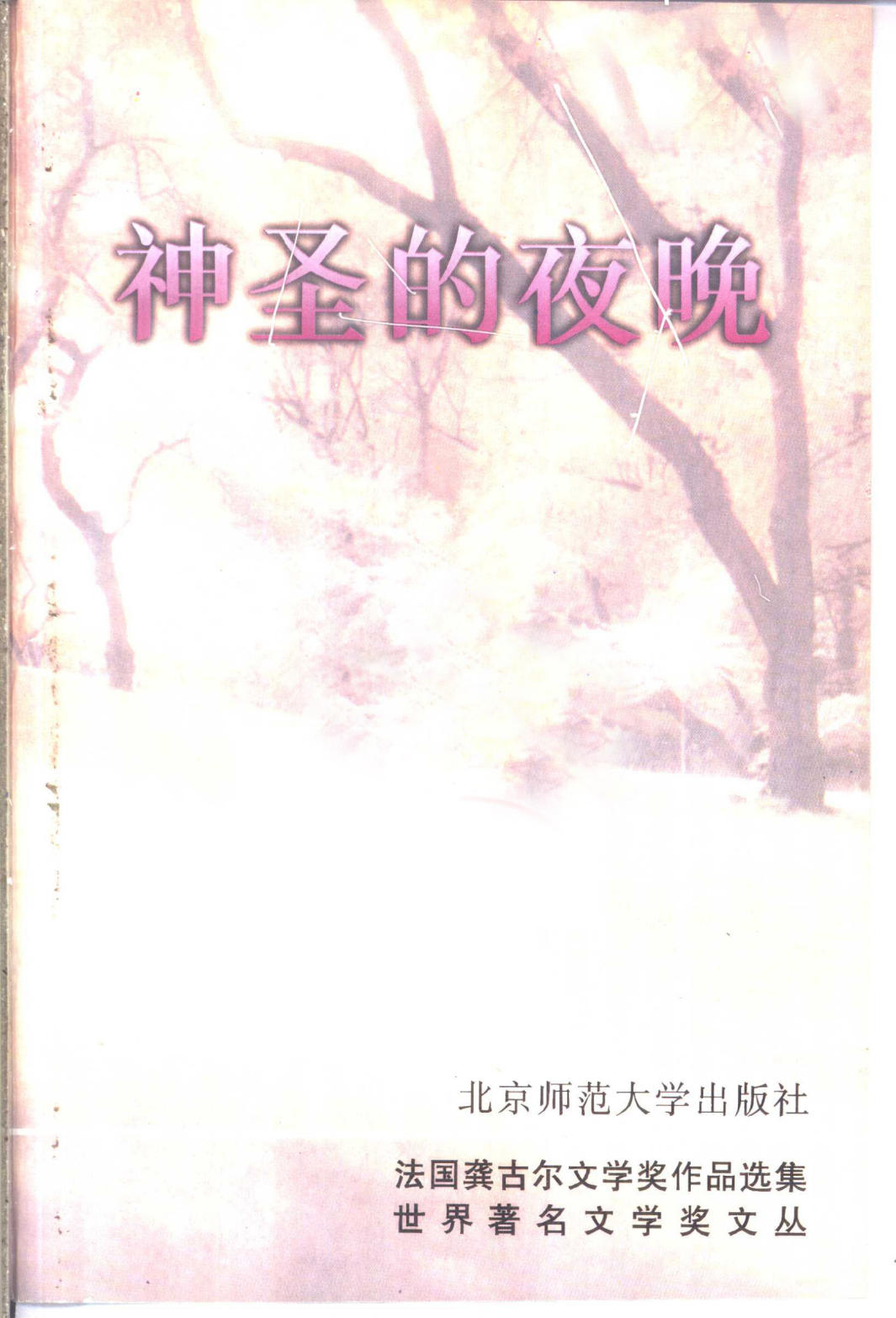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

神圣的夜晚

主编 柳鸣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winter scene. It shows a snow-covered ground in the foreground, leading up to a line of bare, dark trees. In the distance, a small, light-colored house is visible through the tree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soft pinks, purples, and whites, giving it a dreamlike or ethereal quality.

神圣的夜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
世界著名文学奖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的夜晚/(法)杰伦等著;余方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柳鸣九主编)

ISBN 7-303-02102-7

I. 神… II. ①杰… ②余…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324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河北省新华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24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100 册

定价:15.80 元

本集所选作品业已得到法国大使馆文化处授权,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95—620—63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目 录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总序…………… 柳鸣九 (1)

神圣的夜晚 …………… 塔哈尔·本·杰伦 著
——一个男装少女的奇遇 黄蓉美 余 方 译 (1)

马鄂的雀鹰 …………… 让·卡里埃尔 著
朱延生 译 (141)

神圣的夜晚

——一个男装少女的奇遇

塔哈尔·本·杰伦 著
黄蓉美 余 方 译

前 言

似花非花的另一种悲剧

于晓丹

无论是在文学的女性史上，还是在女性本身的历史里，女人男装的故事和人物似乎一直都并不少见。

女人以男装形象出现，虽然原因各种各样，但却并不总是悲剧，这似乎也无庸讳言；如乔治·桑，就非但不是，相反，男装素裹倒还给她增添了更多的魅力，使她这个天生就注定会是光焰四射的高贵女人，比一般的女性更多了一种力量，也许是一种左右时尚的力量。

从当今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乔治·桑当然是幸运的——虽然她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她还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因为她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她的母亲当作男孩抚养，却又并没有因此而被剥夺了一切女性的特征；她既非受到某种来自男性社会的胁迫而以男装示人，更没有在以男装进行社交活动时受到男性社会的排斥，相反，素装的魅力倒还使她受到了男性社会的关注和倾慕。这样的事也许就只能发生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社会，尤其是艺术家的“天堂”——法国，换一个地方的女人怕是很难有这一福分。

而说到幸运，女人男装也还有另一面可比的幸运，那就是

和男人女装相比，她们似乎更容易得到人、环境和社会观念的接受。比如奥斯卡·王尔德，虽然他也只是因为母亲急于有一个女孩就拿他作了替代，这一点与乔治·桑很是相似，但他却一直没有乔治·桑生长得那么健康，在最后竟被循规蹈矩的社会所吞没。这是不是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女人男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满足了男人的心理？所以它才有可能以一种健康的状态得到社会的接受而不至被顽强地扭曲？男人是很容易接受与自己的嗜好相一致的东西，而不那么容易接受与自己的时尚相悖的任何东西，而且有时甚至表现得很是盲目。在历史上女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许多女作家发表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不敢使用能明确反映自己性别的名字，而是改用男性化十足——有时也可能是中性的——笔名，这恰也可以说明男人社会的这种盲目倾向。比如《简·爱》，它的作者的确使用了一个男性味道很浓的笔名，但只要读书的人稍加推敲，就不难看出，它的精神气质是只有女人才可能禀有的。男性社会能接受这样一部充满了女性情感因素的小说，只是因为它的创作者具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这实在叫人匪夷所思。因此说，女人男装，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对于男性社会的反叛，相反，倒是对男性社会的应合，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至于说到东方，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也有很多相似。

以中国为例，中国古代有许多传奇故事，讲女人男装替父从军，男装女子千里寻夫而金榜题名，男装求学而衍生情爱，等等，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里女人的没有社会地位，但起码在男装的过程中却大多是喜剧多而悲剧少，并没有多少是真正为着女人而讲她们的辛苦和悲伤的。这类传奇，在后世又大多被改编成戏曲，放到舞台上去表演，受到了演员和观众双方面的欢迎。这是因为它往往能给演员提供很大的表演

空间，忽而女装，忽而男装，出奇不意，精彩绝伦，唱念做打均有很多的表演余地；而观众看起来，自然就真是眼花缭乱，大过其瘾；这样，这类传奇的意义就越发是乐观和愉快的成分多了。而且我们还不能忘记，那时的观众，当然还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女性男装传奇故事是与西方文化有着某种可以沟通的地方，都是准备着为了男性欣赏并接受而建立的。至于说到神秘的东西和残酷的东西，它们是否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汉文化的成分？答案恐怕是，它们存在，但不是主流。

东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亚洲所代表的东方和非洲所代表的东方，东亚所代表的东方和西亚所代表的东方，等等，都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中国的这种可以入戏的女人男装故事，在日本或是朝鲜大概可以找到某些相通性，比如我们知道的《春香传》等。但这种故事在一些以伊斯兰教为宗教背景的地方，却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形式是什么？这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长篇小说《神圣的夜晚》中大约可以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神圣的夜晚》讲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故事，通篇都被一种强烈到极致的情绪所笼罩。一个曾经被当作男孩养育的女孩，在幼年时，曾经遭受过束胸的折磨，也曾经模拟地被施行过割礼，在一种宗教的仪式下按照男孩的模式而成长起来。直到她的父亲去世，她才终于得到赦免、解放，有了作为女孩生活的权力和自由。这一过度是非常迅速的，她在一次莫名的行程中，与一个陌生的、几乎没有看见其脸的男男人完成了她的这一从男向女的彻底转变。随后，她邂逅了一对奇怪的姐弟，弟弟是个盲人，姐姐奇丑无比。她被弟弟所爱，又被姐姐所恨。最终，她仍然没有逃脱悲剧性的命运，终于被盲弟的姐姐所陷害，

并最终被残酷地实施了真正的割礼，从此就变成了一个非男非女、几乎丧失了性别特征的“人”。

两次割礼是这个女孩一生的命运，它们的执刑者一次是以其父亲为代表的男性社会，一次则是以女性为终极代表的整个社会。而当她最后被女人彻底打败时，她也就丧失了作为人而存在的所有可能。这个故事比之中国的传奇具有相当血腥的残酷性和神秘性，是也许只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原始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部落里才会存在的。

这个女孩两次经历性爱的过程，其对象一次是她无法辨认的人，一次是无法辨认她的人。当一个女人被一个她所看不见的男人强迫发生性关系时，她的从男向女的转变就像是从母体中重新分娩一样，虽然是混沌的，但也有瞬间的快感。而她当在具有了女性意识之后，与一个看不见她的面孔的男人爱恋似乎也似乎得到了这个男人的热爱时候，这个女人的感觉除了奇特，也会有一种不被正视的迷茫和不真实的感觉。这种奇特大概正像是雾里看花，其实也就让人知道它是似花非花的悲剧。如果说这就是伊斯兰国家里女人更为可悲的命运，那它的确是传达了这样的感受。女人从一生下来就不被按照正常的人的状态进行抚养和教育，其命运就被男性社会所扭曲；在这个偏执的男性社会里，女人似乎从来也无法得到正常的生存权、爱别人的权力和被爱的权力。女人似乎从来就是似花非花、似雾非雾地活着，直到有一天被彻底涂抹掉，花终于不复存在。伊斯兰社会里成长的女子，比之西方和以佛教为主的东方其它国家里的女人，活得是更加非人的。我们虽然不知道《神圣的夜晚》这部小说的时间背景，但我们可以想象，它的故事是从历史而一直延续至今的。

然而，说到似花非花，其实我们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虽

然这只是作为读者的我的一点看法，但我想它也同这部小说会有一点密不可分的关系。

《神圣的夜晚》虽然讲述的是一个东方色彩很浓的故事，这个故事却让同是东方人的我们有些晕眩。它能获得1987年度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一定也与它神秘的东方色彩有很大关系。但说句非常实在的话，作为我个人，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故事；并非故事本身不好，而是故事的叙述方式使我产生了很大的隔离感和虚幻感。有些法国人喜欢它，也许是因为它正好扣紧了那部分法国人那种奇特不拘的神经；而作为东方人，甚至是正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也是东方人的缘故，东方人看东方人的那种神秘，自然就少了很多雾里看花的韵味，而就容易看到它虚拟和虚妄的东西。虚妄并不是有多么不好，但虚妄却会削弱一件艺术品的真正价值，这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象征唾手可得，象征也就丧失了它的象征的力量；因这它失去了实在对它的本质的支持。就《神圣的夜晚》这部小说而言，它的惨烈程度显然受到了某种削弱。艺术痕迹过强自然也会使故事本身的力度受到局限；这是艺术品的遗憾。

不过，情爱的故事本身总是令人晕眩的，不管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是西方人较为实际，而东方人则更多些神秘的幻象：他们可以把许多事情用神秘加以模棱两可、似有似无的解释，竟也能很圆满。我们常常讨论，爱情的故事是多些实在的东西好呢，还是虚幻一些更好呢？答案往往是矛盾的。从内心深处讲，谁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经过浪漫的过程而最终走向实际的结果；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则相反，希望它是有一个实际的开始，走向一个浪漫的终端。因为人不能活在文学中，而只能活在生活里。我们平时看书，更多地是希望它能对我们的现实施加一些补偿，而不是施加一些压力，当然，有的时候，压

力也是难免的。比如我读了好的文章，就爱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呢？无形中就有了压力和急躁。小说当然很少会给我们什么压力，除非它实在与我们的生活太有关联。当我看《简·爱》，看《阿格尼斯·格雷》的时候，就无法不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遭遇到了她们的命运，我会不会有同样的勇气；如果我现在还没有，以后会不会有呢？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神圣的夜晚》这样的小说，却不会对一个东方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倾向性和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又是实在的。它所要告诉人们的，以及它所要对自己表达的，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不是文学本身不能给女人找到出路，还是要在文学里用强制的象征手段硬寻条出路来？谁能说这不是勉为其难呢。

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神圣的夜晚》都已经获得了它应该获得的荣誉，喜欢不喜欢就都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谁也没权要求改变别人的看法，但是是可以要求自己认定自己的感受的。也许有读者在读了我这篇小文以后，也会迷惑地想，她这难道就不是似花非花、似雾非雾吗？她对于女人的命运又知道多少？感受了多少呢？还是就保持雾里看花的姿态吧。

开 场 白

如今我已年迈，可以坦然度日。我要说话，卸下言词和岁月的重负。我稍感疲惫。岁月的重压尚能忍受，而负担最重的是埋藏在心底、我长期缄默和掩饰的那些事。我哪里想到充斥我记忆的沉默和探究的目光竟如沉重的沙袋，使我步履维艰。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来到你们中间。好人们哪！广场总是让我团团转，好比一个人昏头昏脑，找不着出路。一切依旧。天没有变，人也没有变。

我很高兴终于来到这里。你们是我的解脱，是我眼中的光明。我有许多好看的皱纹。额上的皱纹是真相的磨难留下的印记。它们是时间的谐音。手背上的皱纹是命运纹。你们看，这些纹路纵横交错，标志着命运的历程，描绘出一颗流星坠入湖中的轨迹。

我的故事就写在那上面：每道皱纹代表一段历程，或是一条冬夜走过的路，晨雾弥漫中的一股清泉，或是林中的相遇，一次决裂，一座坟墓，一轮似火的骄阳……这左手背上的是一道疤痕；有一日死神曾在这里盘桓，并递给我一根杆子，也许为了拯救我。可我推开了它，并且转过身去。只要不妄想让江水改道，一切就都很简单。我的故事既不惊天动地，也不悲切凄婉，只是非同寻常而已。我战胜了一切暴力才赢得了激情，成

为一个难解的谜。我在沙漠里走了很久；我曾在黑夜里踽踽独行，也曾把悲痛强压在心底。在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而我却清醒地感到了潜在的凶险。

好人们哪！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似乎是真实的。我欺骗过，爱过，也背叛过。我四处漂泊，经历过岁月的风雨。我经常远走他乡，我是世间最孤寂的人。我在一个秋日步入了老年，而脸庞却回到了童年，我是说它显出了我曾被剥夺的孩提的纯真。请你们回忆一下！我曾经是一个来历不明、身分含混的人。我屈从一个因没有儿子而感到屈辱和自卑的父亲的意志，被迫女扮男装。你们知道，我在他心目中就是那梦寐以求的儿子，其他的情况，你们中某些人已经了解；其他人也已从各种渠道略知一二。胆敢讲述这虚无缥缈的沙土之躯的经历的人都遇到了麻烦：有的人失去了记忆；有的人险些失去灵魂。你们听到过一些传闻，但那并不很确切。即便是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也能知道外界的动态。我既不惊恐，也不慌乱。我很清楚，我虽然销声匿迹，但我的经历足以让人们编出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来。然而，我的经历毕竟不是故事，因此我必须澄清事实，向你们揭示埋在那座深宅大院内一块黑石下的秘密，这个宅院坐落在一条封闭在七扇门内的小巷深处。

一 现场见闻

一番忏悔之后，说书人又不见了。没有人试图挽留他，或者和他探讨。他起身收起那些经月光漂洗已发了黄的手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听他讲过故事的人此时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清楚这位一向深受爱戴的名艺人今天是怎么回事。他开讲了一段以后就撂下不管了，不是接着往下讲，反说他不该讲这个故事，因为他是个被灾星缠身的人。

有些听众已不像原先那样着迷。他们疑惑不解。他们不喜欢他这种失魂落魄、默默无语、像是在期待什么的神情。以往他们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可如今却对他失去了信任。他们确信他已失去记忆，只是不敢承认而已。这个说书人诚然已记忆衰竭，但却不乏想象力。请看证据：他仿佛突然从沙漠中走来，脸晒得黝黑，嘴唇因炎热与干渴而开裂，双手因搬运石块而变得粗糙，声音沙哑，仿佛喉咙遭受了飞沙走石的侵袭，两眼凝望高远深邃的天空。他似乎同高栖于云端宝座之上的无法看见的某个人在谈话，他朝向他，像是请他作证。听众追随他的手势和眼神。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想象那是一位骑骆驼的老者，他挥手表示不愿听艺人的叙述。

他叽哩咕噜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这并不奇怪。他讲故

事的时候经常夹杂一些不知属于什么语言的词汇，还居然能巧妙地让人明白他的意图。大家也都笑了。可是此刻他尽说一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句子，舌头像许多拌有唾沫的小石子在滚动，而后又打起结来。说书人羞红了脸，他明白他并非丧失理智——他并不迷恋理智，而是丧失了听众。有一对夫妇一言不发地起身走了。接着有两个男人也嘟哝着拂袖而去。这是不祥之兆。布沙依布的听众从不中途退场。他们从未不欢而散。他把目光由高远的天际移到退席者的身上，悲哀地望着他们离去；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走，为什么不愿听他说下去。他们不再相信他了。这叫他无法接受。身为说书大师，大广场的一代名优，他曾是国王和王侯们的座上客，新一代说书艺人的宗师，而且还在麦加圣地呆过一年，他怎能去挽留那些离席的听众，或者请他们回来呢。不，布沙依布决不低声下气，屈尊俯就。“让他们去吧，”他心想，“我的忧伤没有尽头；它化成了一袋石子，我将背负它直至进入坟墓！”

我站在那里，裹在旧长袍里注视着他，一言不发。我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友情呢？我须怎样动作才不至于泄露其中的奥秘？何况我自身又是这奥秘的具体体现！我知道得太多，我在这儿露面也决非偶然。我从遥远的地方归来。我俩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眼中闪烁着令人畏惧的智慧的光芒。他的眼神如痴如醉，难以捉摸。他顿住了。他认出了我就是那不幸年月里幽灵的化身。他倒背双手，来回踱步。我却镇定自若，像贤人般耐心等待。他越来越不安地凝神注视我。他是否认出了我？他从前并未见过我。不过他曾想象过我的脸、我的轮廓以及我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幻觉的年代。在他的构思中，我是倔强的，难以把握的。疯狂已在他的记忆里扎了几个窟窿。疯狂或者欺诈，反正都一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波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令我惊奇、让我反感的了。我于前一天抵达马拉喀什城，决心见见那位因讲述我的故事而断送前程的说书人。我凭直觉来到了他所在的广场，认出了他的听众。我等着他，如同人们等待一位背信弃义的朋友或一个有罪的恋人。我在谷物市场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宿了一夜，屋里满是尘埃和骡尿味。我在晨光熹微时醒来，在清真寺的池子里洗了脸。什么都没有变。一切还是老样子。长途汽车站里黑洞洞的，犹如烘面包的烤炉。咖啡馆依然没有门。侍者的胡子刮得很马虎，身上那件礼服熨了大约有上千次，油渍斑斑，亮晶晶的，头发油光可鉴，蝴蝶领结有点歪。这个侍者也装作认出了我。对顾客直呼其名是他的职业习惯。他总是那么自信。他朝我走来，像个老相识一样招呼我：

“一杯热腾腾的桂皮咖啡，外加一块玉米饼，法蒂拉大妈，老规矩……”

他走了，我甚至来不及对他说：“我不叫法蒂拉；我讨厌咖啡里放桂皮，也不喜欢你的玉米饼，而爱吃大麦饼……”

我在一个沙乌亚地区的长途卡车司机身旁坐下吃早点，他吃着蒸羊头，一面喝一大壶薄荷苦艾茶，吃罢连连打了个饱嗝，一边感谢真主和马拉喀什赐给他如此丰盛的早餐。他望着我，似乎想同我分享他的快乐。我微笑着挥手驱散迎面飘来的印度大麻烟的烟雾。一个骑轻便摩托车的少女从我们跟前驶过，他捋了捋小胡子，那神情仿佛在说：在这么顿大餐之后，若再有位姑娘作陪，最好是黄花闺女，那就心满意足了。

他剔完牙，把头骨架扔给了一群小乞丐，他们挤到一个僻静处，大嚼起残羹来。卡车司机上了车，掉转车头开到咖啡馆前：